

布拉格精神

曼陀罗
译丛

(捷) 克里玛 / 著

崔卫平 / 译

作家出版社

③

曼陀罗
译丛

布拉格精神

林贤治主编

(捷)克里玛/著

崔卫平/译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拉格精神/ (捷) 克里玛著; 崔卫平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8. 3

(曼陀罗译丛)

ISBN 7-5063-1328-6

I. 布… II. ①克…②崔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捷克
斯洛伐克-现代 IV. I511.2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6330 号

布拉格精神

作者: [捷] 克里玛

译者: 崔卫平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吴 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二二〇七工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50 千

印张: 7.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8000

版次: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28-6/I·1316

定价: 1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《曼陀罗译丛》总序

林贤治

说到翻译，自然会想起鲁迅。

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，鲁迅最注重的无疑是精神，是思想的破坏和建设。他翻译社会科学书籍，犹如“盗天火”，虽然本意在“煮自己的肉”，可是黑暗中毕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火光；用他的另一个比喻来说，亦即所谓“偷运军火”罢？至于文学作品，所译除了俄国，几乎全属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；选择的作家，也都偏重不大著名或竟是无名的，甚至有意避开“大师”——事实上，贩卖“大师”者大有人在。他走着自以为“最平正的道路”，用文艺来沟通人类，使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。他提倡“硬译”，简直唱独角戏，恐怕至今仍然逃不掉博雅之士的讥诮，而以为愚拙。然而，他的目的，正在于拿来救治中国人的思维和文法的贫乏。思虑是更广大

的。

战争,运动,大半个世纪已然过去,可谓世易时移了。今天,除了一些必须的禁忌以外,好像一切都变得“商品化”起来,其中包括文学翻译。一部古典名著,同时衍生出十几个译本;重译未尝不好,无奈粗劣得可以。严肃一点的著作无人问津,而色情,暴力,迷信,却蒙了众多洋人的脸谱,日见挤轧于书肆。细究起来,这也原不足怪的。正如火药,有用以开路者,有用以搏击者,但也有用做爆竹,放焰火者。同为翻译,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!

有时候便想:鲁迅当年开的路,究是个人走的呢,抑且给后人走的呢?他如此说过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在先生的足迹之后,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走?这就不免教人生疑了。

在有限的接触中,知道了居然还有那么几个人,在各自做着寂寞的译事,心里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。中国当代散文的路子本来不宽,这几年更见其窄,原因盖在于众多的目光都盯在“纯文学”上面。80年代中期,汹涌一时的社会思想开始退潮,相当大批的作家和批评家陆续宣告回到“专业”里去,惟恐“思想”这东西,最终危及“文体”的正宗地位。于是,美学标准变得至高无上。其实,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来说,只有当他因广泛的社会关怀而获致多方面的刺激,其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,才需要有相应的多样体裁、技法和风格。任何创造都是一种抗争。在这里,与激情相伴随的不驯的思想永远居于首位,因为只有它,才可以使作家的知识

分子角色得以保持而不致丧失。在此之前,我们简直没有权利奢言艺术的纯洁性。至于思想,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。真正的美学,是思想的对象化;由于思想对艺术的渗入,从而激发内在生命从脑到心的无比丰沛的交流。我不懂弄翻译,不能作章句的推敲;但是,凭着普通中国人的良知,我能确切地感知这些零散的译稿的价值所在,它们不是一般的文学定义所能范围的。这样也就不惮简陋,自动承担起邀约,催促,收集,以及联系出版之类的事情来。就算是我同另一位朋友一起做《散文与人》时许下的初衷未改:做一个“拾柴人”。只要有火燃着,——这就是私下所愿望的。

作为一套译丛,而终未以火命名者,盖因另外的一套文丛经由我手已先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:“曼陀罗”。心想:就让它们作为姊妹书一样出来吧。

1997年1月

《曼陀罗译丛》总序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I

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·····	9
我如何开始·····	30
文学和记忆·····	37
布拉格精神·····	43
重返布拉格·····	54

II

语言的贫困·····	85
盐——比金子更重要·····	89
希望·····	92
我们时代的英雄·····	95
幸福的处方·····	99
关于垃圾的简短沉思·····	103
论和记者的谈话·····	107
论诚实·····	112

III

有权者和无权者·····	119
文化及其他·····	133
一种选择·····	141

IV

-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…………… 151
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限制…………… 170

V

- 刀剑在逼近——卡夫卡灵感的源泉 ……
…………… 183
- 译后记…………… 225

《曼陀罗译丛》总序

林贤治

说到翻译,自然会想起鲁迅。

作为现代翻译的前驱者,鲁迅最注重的无疑是精神,是思想的破坏和建设。他翻译社会科学书籍,犹如“盗天火”,虽然本意在“煮自己的肉”,可是黑暗中毕竟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火光;用他的另一个比喻来说,亦即所谓“偷运军火”罢?至于文学作品,所译除了俄国,几乎全属被压迫的弱小的民族;选择的作家,也都偏重不大著名或竟是无名的,甚至有意避开“大师”——事实上,贩卖“大师”者大有人在。他走着自以为“最平正的道路”,用文艺来沟通人类,使彼此不隔膜,相关心。他提倡“硬译”,简直唱独角戏,恐怕至今仍然逃不掉博雅之士的讥诮,而以为愚拙。然而,他的目的,正在于拿来救治中国人的思维和文法的贫乏。思虑是更广泛

的。

战争,运动,大半个世纪已然过去,可谓世易时移了。今天,除了一些必须的禁忌以外,好像一切都变得“商品化”起来,其中包括文学翻译。一部古典名著,同时衍生出十几个译本;重译未尝不好,无奈粗劣得可以。严肃一点的著作无人问津,而色情,暴力,迷信,却蒙了众多洋人的脸谱,日见挤轧于书肆。细究起来,这也原不足怪的。正如火药,有用以开路者,有用以搏击者,但也有用做爆竹,放焰火者。同为翻译,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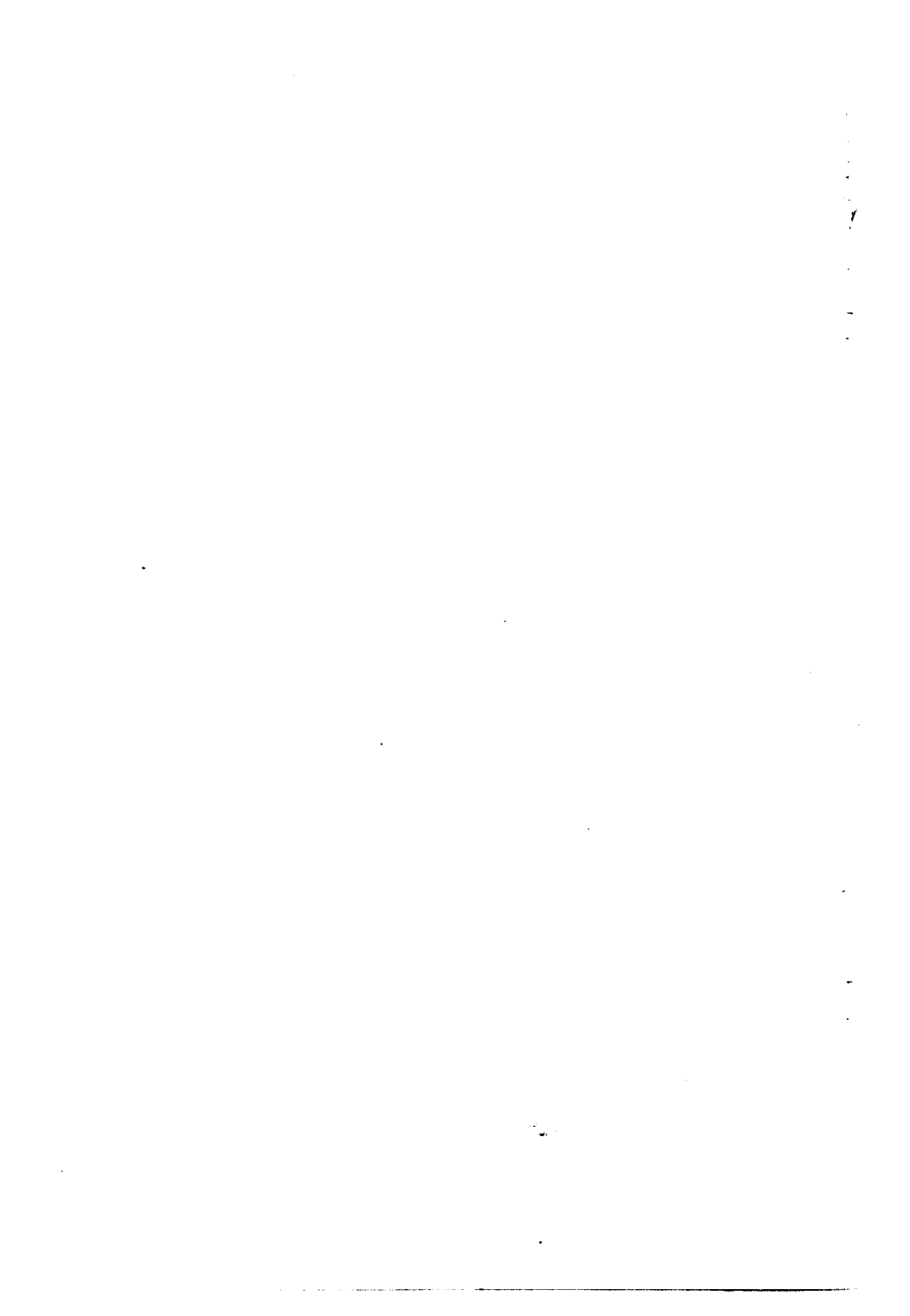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候便想:鲁迅当年开的路,究是个人走的呢,抑且给后人走的呢?他如此说过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在先生的足迹之后,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在走?这就不免教人生疑了。

在有限的接触中,知道了居然还有那么几个人,在各自做着寂寞的译事,心里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。中国当代散文的路子本来不宽,这几年更见其窄,原因盖在于众多的目光都盯在“纯文学”上面。80年代中期,汹涌一时的社会思想开始退潮,相当大批的作家和批评家陆续宣告回到“专业”里去,惟恐“思想”这东西,最终危及“文体”的正宗地位。于是,美学标准变得至高无上。其实,对于知识分子作家来说,只有当他因广泛的社会关怀而获致多方面的刺激,其自主的开放的思想意识,才需要有相应的多样体裁、技法和风格。任何创造都是一种抗争。在这里,与激情相伴随的不驯的思想永远居于首位,因为只有它,才可以使作家的知识

分子角色得以保持而不致丧失。在此之前,我们简直没有权利奢言艺术的纯洁性。至于思想,本身即具有强大的审美冲击力。真正的美学,是思想的对象化;由于思想对艺术的渗入,从而激发内在生命从脑到心的无比丰沛的交流。我不懂弄翻译,不能作章句的推敲;但是,凭着普通中国人的良知,我能确切地感知这些零散的译稿的价值所在,它们不是一般的文学定义所能范围的。这样也就不惮谩陋,自动承担起邀约,催促,收集,以及联系出版之类的事情来。就算是我同另一位朋友一起做《散文与人》时许下的初衷未改:做一个“拾柴人”。只要有火燃着,——这就是私下所愿望的。

作为一套译丛,而终未以火命名者,盖因另外的一套文丛经由我手已先有了一个我喜欢的名字:“曼陀罗”。心想:就让它们作为姊妹书一样出来吧。

1997年1月



《曼陀罗译丛》总序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I

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·····	9
我如何开始·····	30
文学和记忆·····	37
布拉格精神·····	43
重返布拉格·····	54

II

语言的贫困·····	85
盐——比金子更重要·····	89
希望·····	92
我们时代的英雄·····	95
幸福的处方·····	99
关于垃圾的简短沉思·····	103
论和记者的谈话·····	107
论诚实·····	112

III

有权者和无权者·····	119
文化及其他·····	133
一种选择·····	141

IV

- 论世俗信仰的文学…………… 151
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限制…………… 170

V

- 刀剑在逼近——卡夫卡灵感的源泉 ……
…………… 183
- 译后记…………… 225





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

我在记忆中试图回到战争以前那段时间。那时候我是什么样子？我想我继承了我母亲喜欢寂寞的禀性。我们住在一幢小别墅中，它位于布拉格城外的一条道路上，属于这座城市工业化地区的北部。我的父亲在其中的一座工厂当工程师。沿着道路还有另外一幢房子和一座酒吧，那些不想付更多的钱去市中心的人就在这里解馋。那时我没有兄弟姐妹，直到我7岁我的弟弟才出世。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住在我们的别墅中，还有一个略长于我的男孩住在路边的另一幢房子里。我和他们的关系都不密切，尽管我也和其他孩子在公园里玩，但我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我的玩具上。那时候的孩子并不像现在这样被玩具所包围，所以我仍然记得我的主要玩具。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由床单做成的一道帘幕，我的母